孤樹裒談

孤樹裒談卷之八

憲宗上成化紀元

○今上御極經筵肇於嗣位之初是為天順八年甲申之八月

二日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月三會講日皆

逢二進講每兩人一四書一經講章皆預呈閣老轉付中書

繕錄正副各二紙隔日進司礼監官奏知先晚於文華殿内

寶座地平之南設金鶴香炉左右各一於左香炉之東稍南設

御案講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講二書以夾講章各壓以

金尺一付至期早進近侍内臣及知經筵官總兵閣老學士

并講官及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鴻胪卿錦衣指

揮使及四品以上與講章官俱綉金緋袍其展書翰林官与

侍儀御史給事中序班鳴贊寺俱青金綉服朝畢

駕起御文華殿皆隨之大漢将軍凡二十名導

駕至左順門退易冠帶便服仍各執金瓜而領將軍或侯或伯者則易金綉蟒衣退避衆官進左順門皆分班綴行立文華門外俟傳宣云進來則將軍先入殿內附東西墻立諸官升陛鴻臚卿贊入班行礼畢以次分由殿東西門入重班立指揮則立西一班末稍前御史給事序班六員分于中門左右北向立序班二人奉

御案進上二人奉講案置中鴻贊唱進講講官各出班立講案前展書官二員出班对立鴻贊贊官行礼興東展書官進至

地平膝行詣

御案展四書講章講四書官亦稍前近案展所講書俟展官復位乃先說講某書然後用講講畢掩書稍退後東展書官仍如儀進掩書復位西展書官与講經官進退俱如前儀講畢仍並行礼各回班序班各撤案聯立舊所鴻臚卿中跪奏礼畢

上諭官人每喫酒飯各官跪承旨興以次出丹陛仍行礼乃出
左順門宴以官序惟斈士之坐立則序於鴻臚卿及四品以
上寫講章官右展書官坐立亦序於四品之下寫講章官上
重戢事也其號日講官者凡四員日輪二員先大斈衍義次
貞觀政要二書皆不用講章惟各以黃票書所起止預進先
日內臣設
御案於文華殿後穿堂中以二書并起止置案上至日早朝畢
四講官同閣老隨　駕入至殿內授內官以来日起止俟召
乃入穿堂門內行礼分班北向前後　立東班當講者詣
御案前內侍授以牙籤右手執之且指且講書則向上初展後
掩皆屬內侍講畢还籤復位西班當講者乃進講悉如東儀
講畢
上諭先生喫酒飯皆跪承　旨行礼前後皆一拜三叩頭出宴

於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或謂之小講云瑣綴錄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官馬售錢六百文西涯李先生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君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数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服能節省者幾人視数十年前為費何啻千萬億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刘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饕其財死葬瑯有玉縧環價直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咲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乞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

係繇璟予聞諸周少卿子庚相与輾然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題為纂修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会昌侯孫継宗等題本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还事跡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一向随侍必能詳知合无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五日臣将事蹟録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録寫完了还封進欽此欽遵今将事蹟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〻寨伏剌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坐衆達子圍着是臣遠观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会
寫字不会臣說会寫就令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珎珠六托九龙叚子蟒龙金二百兩　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臣寫書与千戶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宣
府西城角荅話城上放炮捨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揚洪范廣朱謙罗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人回話今日
晚了不敢開門這城池軍馬是
爺〻的揚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裡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震死
也先所騎青白騸馬雨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中衆欲謀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泪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也先令伯顏帖木得知院
来進熟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旨着爲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裡有揔兵官刘安都督郭
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是晚差人出來
答話二十一日早过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跪說我
是寫字的校尉見有爲牌爲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裡委衛
是 皇帝在土木府軍馬尽被也先殺散了下吊橋放我進
去臣入城見刘安郭登沈固霍瑄承官計議良久留臣在城
刘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中有会說話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刘安說有
通事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刘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讓說我女兒許与大同王对覩如
今不与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臣扯住袈股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刘安又言我在
上前奏过用你便去隨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
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麽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
聖皇帝一会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䒭到城
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刘安同大小官員出城
朝見及進羊酒䒭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钱粮刘安說有十四万两銀子當令臣取銀
一万两以五千两賞也先五千两賞得知院䒭三人虜又索
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两散与衆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等家財及三人給

蟒龍衣服酒器尽都拿來賞与也先城內東指揮千百戶請

衣服綵段來賞与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排筵席管待他至晚

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揚拇旗來与臣說今夜有五

个不收來密請

爺上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

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猫兒庄

外会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尽頭指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两二十

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䬸食二十七日到九十

九个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到黒河三十日到八

宝山九月十六日季鐸賚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郕王已即　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奏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為　東宮
上聞知甚喜當時祝天本月十七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進諸
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会親復往南行一
日也先號令選廝殺馬疋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劄二十八
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着朝服在月門裡設交椅一把伺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欲下月城間板虜覺之就離
聖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中頭目出見不從惟進羊酒
諸物
上親說与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謊不肯送我你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東樂店內官

喜寧說如今送 爺〻從行營關進去初三日到陽和討了
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荊關北空地紮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
与臣說喜寧會說達〻話也先前領哨馬進紫荊關去搶北
京臣思喜寧頗知中国虛實今為嚮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
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獨着六去初五日喜寧領哨進紫荊關比口初九日喜
寧并也先賊衆紫荊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过易州过良鄉
本縣里老人并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芦溝橋有果
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报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哪哈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也賊殺了哪哈
出奔走回營与也先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〻
所傳當領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齊勝門外空房内十二日臣從　上登土城答話有毛惟
號稱來進羊酒得知院并說怎麼没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
人出來十五日
上令臣与得知院說咱爺会說達子話就辭回去不要放他留
降姓楊入城又宣喜寧二次不至是日晚同良鄉十六日到
易州十七日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难十八日到渾河
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二日到順聖川駐札二十三日往陽和
後日到猫兒庄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
院差官宰羊迎
上迤西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札凡四十日天甚
臣御被傍每至中夜令臣伏臥内以兩脇温　上足
上將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近來帝星朗〻此不久耳
也先每日進羊一隻每五日宰馬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羊乳

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酉就自彈篦撥思兒唱曲衆達子齊声和之大同王賽罕王也先之弟也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說奉

上酒十二月初二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札也先及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也先与喜寧議請

上往高橋就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寒冷我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与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撥置哄住將臣綁去芦葦地內捆了欲開剮忠勇伯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与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領達子四散搶虜至月終回營日期不等　上屢令臣寫書差人回京与

御弟皇帝并文武羣臣以　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軍馬謹
守城池不要顧我景太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将白紙寫表章　羊一隻捴告　天地行十六拜礼至二月
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献鉄脚皮四月二十日
上以久无使臣往来喜寧又潜懐二意数教也先擾边於是令
臣寫本差人回京若為喜寧仲理者又令臣至也先処說
爺ゝ有旨要差捴旗高磐太監喜寧逹子哵哈出回京也先依
听又密書喜寧謀叛情節置於木片内係高磐腿上令到宣
府与捴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磐与喜寧飲于城下
密約城上進湯将即發短鎗少項短鎗發喜寧走散高磐抱
喜寧滚下壕中遂擒入城哵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磐抱住滚下壕裡拂入城内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多是這廝如今拏了他边上方得寧靜我南帰也可期了五月内李實羅琦馬顕賫賞來与

也先見

上本月内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会議擬送

爺〻回朝要京裡着頭目来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及妻妾俱送　上行將半日路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帯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辞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宣府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帯領人馬

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務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封絲段衣服共件賞達子哪哈等又有商輅王文于謙許彬接到朝見

畢後 上令臣宣彬等到 上說為我家
祖宗社稷着你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ヒ如今幸得回還到京
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与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双
泉鋪住一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梭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献戦裙賜臣
十五日至京入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
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弟一所於澄清坊舊居北向
上令內官監改造面賜本衛役夫千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
表裡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繼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裡
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

上欽賞金二十两銀二百两綵段六表裡又陸續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胷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成化元年二月二十二日進

○憲廟方軫

皇衷内相三楊公特薦南昌况鍾為郡守遂分左符又

賜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 猶死為称郡刻木為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耶且押焉凡牘中賓塞囂冗君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適判趙忱百方誘謾叢肆凌侮君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礼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

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 勅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礼畢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剖别

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客致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傳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声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擬尔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舁一胥擲空中擲死之皂姑少緩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蠹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〻尔狗曹矣皂惧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入持鉤來鉤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慄革面焉初前守王觀亦嘗斃死奸吏錢英

高皇帝嘉遣　賜敕奬諭劳以上尊制詞甚重之也况君于庠校師徒乃加礼焉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謁先圣后亦不命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墳典不去妄教習所去者旌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簡勿廢進

退權者答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以屬公矣后每同座閣士類課卷唯听同寅酬酢君袖手敬陪事无少不延意馬師徒而入郡白事必延之内堂坐而啜茗談咲愉然不衰如以私事則頗慢之矣

○本朝指揮湯胤績博斈強記議論英発為詩文亦雄徤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于朝士有一日之長輙以美弟夫婿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児顛号險要適叅將負缺兵部以胤績牽充即鎮未久有故人来謁方与叙酌適報虜數騎薄城下胤績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来以覌也方出城未遠有胡伏蒲中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將官夸大軽率之戒　菽園雜記

○本朝軍衛旧无学今天下衛所凡与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学食廩歲貢与民生同軍衛独治一城无学可附者皆立衛学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其制学官教授一員訓導一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学歲貢始于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学士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毎二歲貢一人年时不給廩食至期以次入学者從提学御史試而充之　蔣國祚記

○聖天子嗣位改元遣使班恩四方而安南素称文物不与諸夷并詔礼部上文学侍從之臣可使者于是刑科給事中新昌呂君丕文实副翰林侍講安成刘君景元賜一品服行

○諸司職掌凡翰林官九年滿称職陞二級然自永楽以来多止進一階正統間謝璉先生以編修滿陞侍講而尚約肖先生則継陞侍讀編修陞二級自二公始時謂尚約之力居多

張益先生以修撰陞侍讀學士則出於特恩故往上援以
例俱不允至成化[illegible]章曹世澤以修撰考滿董陞諭
曹以陰叙陞尚寶少卿後修撰陞二級又自二人始蓋一時同
僚之贊襄李文達先生之主張也繼此考滿劉召和黎太樸
陞左右諭德実録成童皆進左右庶子楊維新江東之陞洗
馬喻年五月以死翰林兼秩不得与翰林事皆快快乃同具
本乞各兼舊秩且言自
祖宗以來東宮官无不兼翰林職者事下内閣詳擬彭之有先
生謂初考滿議陞時諸公咸頺陞二級寧死兼官今如所言
是我輩不諳事体　朝廷其用我何且西楊先生永樂中自
翰林学士改左春坊大学士亦何嘗兼翰林官豈可謂
祖宗以來无不兼者乎遂不許衆益不得色
○正統以來經筵毎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吃酒飯閣老与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刘主靜入閣遽托中貴獻言今後酒飯
只以常例賜毋煩
王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舍此无一語接而先生之称亦不復聞久而左右无復知講官之為重未必不自此始况主靜作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主濮議以取悦茲以私意度人可乎毋煩 王音其亦取悦之謂欤

○商閣老罷職家居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 命至日乘竊謂雅称職名及
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称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闕者謂其受帖一日士大家會晏優呈東窓事犯之戲中見岳武穆械係下獄之狀撫然而可止之盖傷于虎者也

○初成化戊子試榜

孝莊睿皇后於　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內閣大
臣意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难處臣子姑為將順之
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礼官会議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復甚勤吳文定公寛以掌詹
事府与議一日承推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美姜嫄閟宮春秋
考仲子之宮皆為礼於別庙之証自漢唐来亦然至宋乃有
並祔者其礼已繆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
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没仁宗痛傷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
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請去
睿皇后故称　太皇太后立庙別祭竟從時偲文毅為礼部尚

書亦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礼有享先妣
樂舞盖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証
也且唐宋以来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歳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仪
於是議遂定

○成化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　上命別擇葬地礼部翰林院以為不可乞集
議　詔從之羣臣議以為宜与
今皇太后千秋万歳後俱合葬　裕陵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体祔廟
上荅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碍朕屡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
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逆致有他

寢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崇奉祭祀如礼
庶幾兩全卿等其体朕意群臣復奏大意言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　祖宗之成法　祖宗之成法即
先皇帝与　母后猶不敢違而況　陛下乎若今日之礼稍失
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　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
起敬起孝以諫而号泣隨之可也君　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用尊无二上嚴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是内閣復請会議　詔下羣臣再奏其言益切謂
或者曰　上為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于此而厚于彼殊不知
慈懿与　皇太后他日並合　裕陵並享
太庙略无軽重何謂有厚薄乎或又曰　慈懿无子宜与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　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処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処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
況　宣宗晚年追復　恭讓徽号悔恨莫及自咲曰此朕幼
年事盖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其非所出而別議乎后復継
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塟祔廟如礼
○成化己丑春吏部尚書李秉抗中䝨初抗中与王宏公度俱
以剛簡質直得奢坐廢再起巡抚一日左都大司馬缺方难
其人時僉都巢盛与中鎮守廣東以寇盗帀靖欲脫其地適
因試事赴京舟次河西託其鄉友兵科給事中王汝霖礼科
都給事中張宗為保留計二給事合科道試奉抗中補左都
公度補大司馬与中堪入閣御史吕洪謂二公可奉与中奮

頗損恐未宜遂止奎王李其疏中謂上言大臣德政雖律有
禁然薦賢為国終无私意時人訕訐謂強奸人命皆可自首
与中亦得易鎮宣府而宰芇又欲合奎岳正復入閣意得极
附栄進王李果徳之会奎清黃首排羣議奎宰堪任僉都正
堪兵部侍郎
朝廷竟其朋比怒不允陞宰正知府以去公度尋謝病帰执中
又被科道合奎補冢宰時少宰崔克讓丑同仁皆不悦事多
異同执中性粗疎原籍有巡撿任滿軍因数不足賂考功主
事刘道求陞而為郎中張宇中所沮如例撥付文選司对品
調除道因謟宇中不公执中不察大詬於堂上宇中挺身抱
案面質飈言只如此為公如此為私今此私乎公乎若尔信
說枉我是非我芇何以尽戢喧忿不止二少宰皆呼張郎
中汝言信是且罷执中色失氣沮再三柔声謂張郎中我已

知悔由是傳笑中外御史康丕詔初以知星命醫卜出入抗
中門得遷御史戊子冬彗出丕詔奉抗中意向合東請汰京
官且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七司徒當罷抗中咏主之遂
覆請会都御史考劾京官其大臣曾被劾考宜听自陳以是
司徒罷边員外边退語抗中謂我徒可消天变邪而姚宗伯
諸公皆見晉因卿抗中抗中不恤惟擇美戢餌科道以自護
至朝除給舍暮輒造賀今尚書有造給舍門者自抗中始況
所措奈亦多偏徇清議不韙御史藏用乃建言方面缺宜照
正統間例許在廷三品以上大臣各奉所知
詔從之且諭在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擢用而御史刘
璧以九年將滿慎死奔主甯夜走抗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数
知已力詆用所言請帰推奈之柄于吏部至謂人君処九重
焉能办臣下長否語多侵内閣未幾吏部又黜朝覲官甚夥

彭彥克彥寅以姻家僉事鄧秀刘倫正皆与黜竟快上二人
宰又日夜露執中之短於相知者給事省彥莊因具劾之疏
下多官会勘二少宰对款承伏且曰吾人當諫之不見听何
執中坐罷竟与朝覲所黜者同辞人謂執中為彗星掃人蒸
自掃也時彥莊疏中有執中賄結御史等語　朝廷駭之
諭令指名彥莊惧携怒遲疑有
旨切責乃指刘壁等而丘布政凌憾彥莊見劾誣訐彥莊嘗
使山西嗔其奉承不至遂倶逮下錦衣獄科道素比執中者
喧謗王大理同節鄉意冢宰因嗾彥莊彭閣老听彥寅等諳
合計罷執中閣老内不自安称病于惧貽禍鄉郡請商閣老
急以崔補冢宰庶㦸科道比人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謗商
諾之翌日崔果從崔又託予白閣老轉同仁於左而調礼侍
葉与中補石既而彥莊降驛丞壁与御史馮暉吳遂降州判

刑部主事吳智亦許永韶調知縣智調通判嗚呼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斯龍之謂与

○成化庚寅春露降于郊壇松栢時上親郊御齋宫取以賜百官予時署翰林院進甘露頌盖彭純道所命也然是瑞實兆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朏乃誕自古圣帝明王之降生不偶盖必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況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瑣綴

○舊制每早朝閣老與司禮監太監對立於宝座東太宗晚年健忘宝座後常有三宫從立紀旨時僉文靖公嫌不自安辭立丹陛下仗馬之南景太間陳芳洲請復立　陛上託言每遇雨雪不便朝廷難以罪遂寢天順中一日仗馬蹄齧驚逼諸閣老

英廟乃命諸閣老稍南立於諸給事之前大漢將軍之後給事
亦移南立
英廟見之命毋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後立北上諸給事
又隨而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以品序前
後立成化初劉吉靜以四品入閣獨立於陳彭二先生後似
与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万循吉繼之而立遂爲一班予入閣身稍
長於劉吉万尤長來吉于中吉不喜每語予稍离遠未幾
憲廟嘗諭內閣陞直宮保族好与先生毋立站蓋　特恩也
○太常每歲春秋仲丁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學士若祭
酒初任則一遣之景太以來間遣胡宗伯王冢宰二公近時
止遣閣老矣其分獻十哲則太常典籍所先期如例移手本
請翰林講讀等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偕往省牲畢燕坐於致

斋所及会食彝倫堂後則主祭官中坐祭酒西南隅坐翰林分献官兩員分東西坐於監礼官兩御史之上景太間編修刘召和王惟臣分献御史沈義原候監礼会坐時方議未定主祭官肖尚約先生目惟臣〻遽过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遂聯坐於西是後監礼者襲為故常不少議矣天順二年春黎太僕以修撰直以編修當往分献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素負剛毅之氣試觀此行克復旧規否直至会坐時適二綉衣皆同年齒長者直不得已據上復故揖讓之二綉衣勉強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旧仪同官皆喜曰非尹先生畴能及此　同上

○成化中太监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資進奉託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执政官豈与承

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乃与南京通
政使盖上不知通政亦执政官但南京閒佚耳當時有以正
对必别授矣〻同上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戝之流以及士夫之子
弟率夤缘近侍内臣進献珍玩輒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
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井戝不由内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
二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已授中書冠帯牙牌支俸給隷但
不署事朝参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
内官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粮青解戶米湿解〻荅曰非我
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湿
朝廷粮米荅曰若要塞船縫須是无粮方好
天顔爲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罷同上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无所不至其巡边也所在

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礼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有諺云扒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同上

○南京諸大臣用以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涼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覃珙以巳元涼傘之制遂謂兩京一体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南都豈宜擅用諸公雅上仙礼部侍郎章大经与之办論至取大明礼制送去請覽遂有偈色明日遂進本請禁止諸公謂章激成之乃於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改吏侍至日見滿街翩翩摇動甚不雅觀予謂此非制度且有扇揺絹動扇惑不作之兆不宜用命工製綠油絹傘而加一短簷用之余月諸公皆效之以易扇 同上

○成化辛夘十一月末旬甞見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隔不通

請特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可齋先生亦对司礼監官言

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雖於讚振乃約一

〻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乘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浹不宜多言姑俟

〻再見可説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齋言天变

可畏

上曰巳知卿等宜尽心办事可齋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皁

隸与俸支戢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宜傳

旨仍旧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与該部乃先生速呼万歲二人皆同声叩頭謝

命光禄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謝太監乃謂人曰常下

不召見及見无一奇謀至論止呼万歲因傳為口实曰

万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槙有所言戒約深再後喜无所言及

先說誚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皂隷俸皆承太監黄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掆上撼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得

旨戶兵二部逐請裁処卒如旧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使継時召見則公天下而治功成矣惜諸公為中官所誑未及盡言所以相見之益後悔无及予在内閣時嘗欲請而見万循告止之曰往年彭時商輅面見一語不答即叩頭呼万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无不允從勝于面对是亦有理　同上

○成化間直寺奉

勅編纂宋元綱目鉅各舘分修兩通行校正則各以所見至凡大疑似大関涉必相滞議求考訂如宋太祖太宗傳禅之際

既詳其誤又恐未考者之致詰乃撮其大要為办其办曰太
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潤湘
山野録而啓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
实然且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為長編以太祖顧命
实録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録之事随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
然野録旨太祖太宗对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
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
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声二字野録出
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信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
羣臣環瞻聖体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无毫髮可疑之隙而
燾畧加刪潤遂不克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為
正文矣而又細办其非者何也曰実録正史皆為太祖有疾
命内侍就建隆观設醮而野録以為无疾方且登閣望氣下

階截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熹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先後本以為删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删潤之語末覺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柽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柽止據熹所删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毋子託命之語係之則遂駭人之听聞矣毋子托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発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柽以属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独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牴牾強合為一其附会比熹之删潤抑又甚焉近世係齊宋論復指柽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过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柽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実録載之紀聞又出温公事當不妄焉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过矣德芳

在當時年最少肯於宋后或為宋后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
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信其人温公可信之人也温公
可信則文瑩可黜召德芳之事有則燭影之事无矣或乃謂
燾之删潤蓋有意着太宗之悪姑引野録以藉口而又自破
其説以避偏則億度之太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尓史
称燾博極群書其為長編專务兼采擇為不精殆有所不免
也或曰太宗子孫継立故人无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后其
事當无所諱亦无一人言之何也僧日高孝授受之意可以
蓋前人之愆故其迹亦泯然无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復
何所諱又无一語及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
加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
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証燭影之疑是不深考之故不
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弟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

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惡之則其事在太祖崩后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躪逼之辛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閤詔邸第供億悉与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后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死罪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宗之流銳欲以篡弑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入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

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礼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始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宗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適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戕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无疑可存則亦何心摭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后世无窮之惑此春秋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对太祖大日之說終有可疑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决之角其可以懸斷者理而事耳以事言之不过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弑其身出於深讐急変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操刃而為万乘之儲之晶於大内觀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与夫龍行虎歩之語始終无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食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

可信也纇類要野錄皆斷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〻者所不道而况於无乎予之所篤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无取焉尔瑣綴錄

○成化七八年間

朝廷以姚冢宰大章陸司寇瑜頗致謗議番代者太監覃勤粟閣薦王理卿槩尹少宰旻

上領之覃密報王尹入朝道語王曰昨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信乎王恐死也尹質以覃所報王悟曰恭喜予何敢望是肘外議旻擬王代姚而商閣老亦銜旻謗姚屬意於王旻揖肓方經營及是旻得罪語故詰王以汛其來癸巳春二月姚没適商公以妻喪在告旻極叫覃毋佚商出覃乃引東廠刺事帶太監入奏以外議人譽旨歸於旻遂諭内閣擬 旨而彭閣老謂崔公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礼諸太監曰只峰在

此考訖乃曰此則可如是遂擬臣家字亦漿盛少宰轉左彭
又日有侍郎亦即可補詐太監曰從先生李万備言曰礼備
刘吉好懐太監謂張礼仪經熟且莫動先是彭与万私議尹
業二人若遁轉則有右缺可処言正万曰正言是好至是不
乃举刘不允遂已之既而彭間見語予謝之曰直何敢望他
日万復語予曰日者我本欲举先生又恐、朝廷不肯遽陞
首部故擬轉刘而以先生補刘缺庶幾可允不意内中不肯
動刘然此缺尚在予曰学蒙周慮但礼侍直不敢望也同上
○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五日戊申予計江西鄉試當以是日
揭暁藉未審嘉言弟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内卦得离九三
白虎発竊意九爻坐青龍若再発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
至是迯果発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発者皆鋭海底眼
云兆弟當同准上榜卜者囁嚅不敢决一曰予以卜之蓋予

以艮問弟兄弟發者弟當動而來況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
二中何疑乎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録至京嘉言與
肯名毙然則古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昆命元龜但今
之卜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斷倒然在人之志意固有定
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華講讀官皆退留三閣老少俟親
授以　旨意揭帖且諭爾每將去行論先日内閣承
命所擬進者云翰林是儲才之地官翰林的必文字該博操履
端慎方為稱職若不勉勵作與何由得真才實用今後侍讀
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務要每日赴館進學攻文不許因
循怠惰懲宜常加試以驗其進如有怠慢不遵及放肆不謹
的具實奏聞處置閣老欽奉以出大書揭于東閣明旦講讀
等官皆謝

恩相傳時有求進閣者啖誠本院跡蔽於中貴之前適是秋敕
庶子淳刘脩撰健二人主考順天鄉試録文有譏遂摘摘轉
聞乃命内閣具進各官脚色欲倣正統間選數十人之例而
閣老难於取舍故逍遲　勅諭如右云　瑣綴録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賛謝
恩見辞行礼畢各官将奏事皆預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約而同
声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嗽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使
宣徳會子榮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遥見之　勅免其常朝成化中文華殿經筵户部尚書馬昂
以将咳退出殿門外俟講畢仍同行礼弘所親見余　未見
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在他見此不以
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節孝補以右都御史項忠未幾

兵部尚書白圭死商閣老薦忠以代而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芳陞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年考滿陞支二品俸無望代圭不意項轉而來忿恚不平然次子宣聘項女姻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到部也罷何必又鑽求此項曰親家何不鑽踰月震疽發腦後尚强力朝參諸卿亜戲震曰腦后生瘡因轉項癢对曰心中謀事不知親衆改曰胸中有病不知疼盖兵部右侍郎滕自明時以母喪奪情理任故云胸為凶疼為滕雖对未切而事実相関亦可哂也太抵震素患癭毋奏事声嗄甚不称旨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卒也　瑣綴

○吾邑甘陞尨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縣知縣滋任歲余一日謁郡守拜不能興扶出氣絕帰葬十二年以営墓弗利啓迁揭棺儼然如生鬚髮濕潤衣裳鮮新妻子以手拭

開兩目瞻睛烱烱因藏於家時一啓視至四五載依然乃徙葬焉予与廷魁同年知其善運氣及此異雖未覩然里姻楊光衢其妻弟嘗親目者壻予良然　同上

〇都憲韓公雍聰明才亦過出流輩按江西府遣閩廣處州寇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称於帝曰韓綉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熺秉決事動發百余言皆引經拠律无一語疎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臨遵守之曰韓例繼公者皆以為不及嘗念陳秀洲先生為峯去赴鎮經太和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同上

〇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公賦性正直剛毅无私毫諂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

還中否奸邪柄正公自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蠹政誤國之罪時有与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淺勞沮止其命奏公勃然奮其直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万口称快而積憤消雨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下 峒社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罷宣吏部發
玉音除么人為么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內閣而後從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親舊同年相知厚者无不拔引超擢要地吏部与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此內閣引用親舊人以為公論无敢議者有出
宸斷用一人雖聖公亦必弹劾以為論不由推舉負緣而得律條

律明載大臣專掌選官者動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 双

渓和記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肖晅為礼部尚書初无礼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楊士奇以儒士由斉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吳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无内閣必用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来南北吏部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礼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陕显要而科道部屬雖有奇才異能不能斉驅並駕矣 同上

○余文定公初試京師憂至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数之其匙得六 後公入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内閣司印果六又公為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

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无劳然終不樂次謁范丈正庙少憩忽坐睡夢一人衣冠未語曰勿憂也公之寿年还有两于覓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后一十二年李盖于之為字两十两一合為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庚戌会試公与汪伯階李士為主考余為同考一夕余送考至堂汪对余謂公曰未不怡問其何也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公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ム曰昔人謂文如青錢万選万中其有異卷乎汪曰公又夢人餽黄牡丹三本何也余未有以應時錢福有名場屋某退而思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他牡丹之説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家可憐亦進姚黄花為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也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長語

○乙未會試公与丘文莊主考久之未得好選公与文於約文

含默禱於天以祈夢兆明日公於文莊曰公有夢乎丘曰无也丘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所大浸茫茫不見水端忽有一物若死黿焉叩首發岸余以三箭插其上覺知是人頗異之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湫漫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謂不然鏊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為其應也及揭榜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副其意終未知竟之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為奉士及薦為少詹事余詣謝延言于公曰所謂三箭者立矣某不才辱公薦会試一也奉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夢有異其插箭也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而退公不祿后徐以非才謬登政府雖不久秩一品　同上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迄起曹州李公秉為兵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請教南陽

李公其求謁設公事草稿之後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以為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

御批出王為兵書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

朝廷不可知也貴者

上以王公度因讐天分明置之彼処或恐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 菽園雜記

○大同猫兒庄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為禮書奏請定宴請賜一切糸理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

諭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境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衰疑非迤北頭目如只照他処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体 同上

○洪武中内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内閣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内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教内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此時職專辨内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边方鎮守營䇿兵经理内外倉塲提督营造珠池艮礦市舶織染等事无處無之甞在通州遇張太監交攸人云永樂年間差内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内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内官反迴避之且稱老爹矣　同上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宿消日餘客作詩有燈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號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死以自明此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礼科給事中忠之以激房不從力黍送法司問罪不知

厉本古字漢書凡云凤厉勉厉皆不徙力此吏亦不能自明此人盖本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使不女呼吏詈之翌日一有不平者令受詈吏执韻書以進乃捕顔慰遣之盖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輙疵議之不主无悔也　同上

○御史耿司凤纪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荣玷則係其人爲近時進一進徽州人素出入閣老万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上万陰㾱吉士自書書醫具藥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济寧人与通友善長得帰省以篋寄通所封鐍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其人囯辭夫人不許乃强啓之一篋有旧衣数件其下皆書籍一劍旧衣下比背十點夫人太怒曰他日欲誣我家那人命嚴之通號慟乃以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為

之語曰洗馬御史士桃中書同官者賊氣土為鼠詞甚裘錤辱　同上

○京营之制国初止有五軍营五軍其中軍左掖左掖右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太营曰閫子　曰幼官舍人营曰千二营皆五軍营之支分每营各有坐营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　棋宝轟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营内有坐营管操上直披甲等官又有隨侍营則三千营之支分也亦有坐营官以統之神機营永樂中征交阯得其神机火箭之法因立是营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营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疋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营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营之支分也已上旧名三大营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营精兵　立团营十二曰奮武曰振武曰显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营各有坐营把總官統之

遇出記即量調而行三大营所存无幾名曰老家兒守備营造差撥等用十二團营精兵在京各滿并在外各都司所屬乃南北直隸攤哳調二此十京五營勦粉為之春秋大略二驛 圖　同上

○朝廷威礼慶成宴其一也而礼官多因時迁就不循公論識者不主无議焉成化間太和楊導叔簡為尚宝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対簡貽書葉文荘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酬講讀之労崇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弾劾之主念駭奔世而票名挽戾于告示愚乔矣士夫瞻字之計形于手本豈非尊礼捞要乎以经筵為講讀之官則符宝所司蓋実密务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翰詹為近侍之列則尚宝正官実非外翰又其間有正五品從之品之異乎不肖學之近侍二十載有余每以司丞列條民崇之棘章之亞乎今以正卿班於経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辛所至而不加思乎有有因負盖者必不傍朝廷奠迎爵之訓礼有紛人情起者豈亦悖于毛所争而為云云叔熊与文苑素厚而必貽兵書亦愿哉其未行之乎

憲宗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有庖人侍其処咸謂其竊之何騐告捕係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賍无以爲対迫之漫云在垓前某地如其言覔之不獲猶係之將斃焉俄益以瓶係金絲鬻于市乚人疑之执于官乃衛士也通云既竊之遽死以処遂瘞之壝前只拔取系耳官与俱去發地得之乃審比庖所指処相去数寸而巳或前發土微廣則庖人蓋粉矣訊獄亦誠难哉　野記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処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便処治初一給事中建言処置軍国事一條云京中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

拔鬃尾馬尾拔云落膘不死有悞軍国大計乞要禁革此事

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亦作大官近二貟外建言崇節儉以変風俗其疏專論各処茶食鋪店所造看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撙節使風俗帰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爲肉食者謀国乃有此議可嘆可咲雞鵝御史何代无之　余冬

○啓事刘先生簡淨端確士也久在翰林初為祭酒人或以不更事為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為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召諸生而与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冒出身者必同舘諸生合辞共推即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冒之者動為諸生所譁詈至不能容由是此風遂绝甞見吕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祀事忽外間有云高先生使人来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

亦自保薦何与我事高世用亦為是言耶蓋先生与高最厚
高初以有
旨即欲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无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其為
人可知也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牵予往於懐者两年矣去年七月御史
張海亦嘗言之雇以数年来頗有多事之名厭（天順四年以事陞大章侍郎語予云云之詳）亦蓋律耶文正王省事之説又嘗見黄東㕘撫州金
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為復止至今犹豫為近得本院
浴知商举士弘載言八事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
言鰥寡廢疾无依者作养濟院数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
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胃养濟院何嘗得尽鰥寡廢疾
无依之人若取息之説既不合抵斗还官旧制亦為不才官
司添一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則東㕘之言亦可

念矣

○国朝七十年来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李士張宗海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民則兄弟程南雲之以詞翰筆墨遭際崇遇顯而能詩如劉原博方外如劉淵然者而皆出於云南士大夫多誇異之　余忞

○朱公英斉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承勑巡按閩浙州縣安变弭乱不惑両議迁廣東参議定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民至今便之后擢福建右布政使再迁陝西左布政均徭定法両省悉行其從政事務擴著數年間所積余為両數十万流從返業者四十余万以資從獲免鋒鏑者不可勝紀史称其大有功於国家成化甲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練兵積粮與屯種桑諸番從居戍簡貢使謹烽堠防奸細諸事皆所陳安边之大略也乙未予往

寄在屬中有均平徭役痛折豪右不礼谷京官不容生員雪利膳銭寺事近復来边首飭边墻壕塹数万丈次修築屯堡五百余座以及黜去賍貪老耄將佐寺事不过瑣ゝ効职亦所以為扶植貧穷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ゝ莫触止息雖間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數露或付之呵ゝ不則仰屋竊嘆而已、 余冬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师斧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於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留都礼公甚恭公过豐城ゝゝ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量欲闘之命豐城㕘款内治饋甚豐而廣為延座崇堂徙庑幽軒曲舘以達于内凡經行処輙陳席駐飲逮夜觴酧已无筭而公亦醉矣始入正廳公主坐屏後潜窺之且命家妓奏楽公目不迁視猶恐失仪默屈指掐掌中以持觴杯行輙罄殆不可勝乃散公翌日醒起視之掌血凝

矣其律檢如是也　野記

○李布政昌祺剪灯餘話弹琴記有江南旧事都休問桃葉桃枝尽可傷當時以為有所指及韓中丞雍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郷兵祠時独病其怪乱未知此也公大節高明不應以筆墨疵戲累之　同上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数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輩悉良民向执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无縁殄滅今公至此我輩必得脫穽鎖矣韓厉声曰尔輩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于衣乃尽支解之随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絶峡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别見韓公胆力絶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脳飲之却命将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数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

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緬公咲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耶不
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而懼有耻絶者其類此
甚多故軍中与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神之為神　野記

○尚書楊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搆舍其
桶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
普天之下皆王土更过此〻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
乘驢鶩之賣驢徒行考記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妝田
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
兒毋驚之　同上

○尤叅議文度惇厚莊介鄉国模範亦多紀載者孝宗時行一
委巷一妹遥迎之将献咲先生趍避之吏不由是途也子姨
夫蔣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群婢夾擁蔣不一顧妓揶揄引
其裾蔣絶裾去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过其地

西偏一曲諸姪媼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負追不得已耳言既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耳命回車迂行而東戒勿遊此。 同上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胥樹於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移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自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同上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宣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无可議者然孔子大聖有德位无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夫

於堯舜后世尊崇惟知其為万世帝王之师何与于周異代
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
亦不可称矣清臣得罪圣門至今人心不能无筆誅之忿或
乃又肯周天子称王孔子周人者而称王是即尊以天子矣
不當再改称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称誠非有差級然自秦
漢以来天子称皇帝而分封其下臣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
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
于周之所胃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称哉大圣无所假于位
至尊極徽號非在圣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尊崇之典則不
容不随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国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
膻圣人弗受大成之至采於孟子非无本出於元制即當弃
之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獲大行於

聖朝　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

国朝孔廟享祀循旧楽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

德初嘗以此議言之於

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蔵之名者也　余冬

○王忠肅公翶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无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景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継死或訴孫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孫償弃埋費罷之後為将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僣公未有以処此也

同上

○商閣老三試首榜及乙未請莅有應首選者商嬿已遂下其

手寫

○癸丑礼部春試初撰宗伯或与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蓋示訕也

○舊傳某兩朝貴以公事見時揖期不可屈膝甲先入乙闕之甲跪伏惟謹比出乙知甲屏然曰如約乙入便跪出而甲責之乙曰見君尔不能異同耳甲頹然診茲事甚審傳者屢與其人故不名亦不欲名也　瑣綴

○成化乙未夏五月十九日早礼部面奉手勅朕皇子年巳六歲未有名恁礼部会同翰林院且擬来聞明日閣下擬樞楷棶榘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今睿名初皇妣紀氏得幸有娠万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报而囑門官照管既誕

皇子寀今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
悼恭薨后內庭漸傳西宮有一 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
生談及且請秉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異加表
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唯
至冬又談及之公荅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至云漢高外
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
上乃諭黃賜汝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听直歸竊
欲建白請曆名以示外庭禍且復慮万一允請因而見忌致
有疎虞則咎何辭老氏禍首禍先斯所當謹且度
皇子日長中外已籍籍當必有發之者矣俟予言遂已至是太
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秉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独
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
下物定名從紀氏処西內永寿宮礼数視貴妃中外臣僚章

惧交并而張敏者以爲已功皆受厚賞敏因監督操練示欲
立意于諸總兵又令內史郭鏞致手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
意于予、即具請立奏稿呈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令礼吏
二部議定具奏僉文武各衙門堂上及季士官名而以英国
公爲首六月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礼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
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
国公曰
聖断宜御筆親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
皇子年歯稍長行之明旦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
諭之曰皇子頗会讀書待他進些、季且遅、商閣老独対数語
請謹保護至於再、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処別宮慮脱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
紀妃有疾命黄賜張敏將院使方吴治中吳衡往治万貴妃請

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初三日

皇子千秋乃自初四日起輟三日一時城中傳言病卒故紛紛不一蓋不能无疑

今上嗣位冠英請以予郭鏞之簡自陳推贊之功冀已亦有傳道之賞予曰天命素定何功之有漢丙吉擁護皇曾孫何曽自言冠英曰先生古人心矣　瑣綴

○舊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起復除者及其余漸陞自太僕丞以下者皆謝於午門外而陞方面者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面謝后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復援行面謝禮未幾尚寶司寺丞李璋亦然又僧道匠官每除

授必赴鴻臚寺報名謝恩礼也成化以来僧道或因斋醮
聖節進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灯小匕工役輒祈董事内臣
為之乞陞繫冗不勝　朝廷恐貽清議乃許望
闕謝不必报名止得一票与吏部明且吏部如故事面説傳奉
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廷臣末由与知盖以报名謝
恩則鴻臚當廷宣白而傳奉
聖旨必須面奏補本皆所以防欺偽既不報名廷宣而補本又
不開陳何事似此旧規日更將未欺偽烏独免乎　同上
○陳憲章登習舉業領鄉薦上春官屡不偶乃卒業成均從
乘擬歷記選而帰諸継甥方相与作詩贈行勸其不必出仕
而帰隠終身憲章喜得此名益務詭異高談闊論後以奉者
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后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絶頌鄉
宦梁方太監方言於

上授以檢討致仕軒々然自以為榮楊維新謂其既託病不能
謝 恩辭朝乃即日乘轎出城輙張盖開道无復故態此豈
知道義者哉后梁方以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
以載諸
憲廟實錄中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贈憲章一絕云平生
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夸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
隔天涯盖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孝以欺人若使得一第亦
必進取不已也 同上

○成化丙申予佐礼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
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
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
盍告歸瓦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愕然不應明日报卒
予因嘆曰一鶚不真病不起且慮俸當住盖以廉貧之故可

惜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臥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无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皆被傷出黃水雖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持刃張灯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後賃房者王二之幼子啼哭其夫婦大喊救人予驚起隔墻呵叱問之答曰有人月云取火取刀來少頃乃息入日使人審其詳云一物坐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傷其提孩力与互爭其夫慌忙覓刀不得乃啓門得降居火烘始痊去初此怪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批覈有驗乃具以
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

類犬狸蓋不啻廿余枚兼旬始息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一妖男子名侯得權本山西僧行年二十余踪跡詭異人物俊秀无髭鬚類小宦豎曾旅游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李子龍會有相者附會所至誑惑愚本求食遁邏入京黨緣潛住太監常含外宅從者謂此人不凡含尊敬之引雜宦豎入內或登万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盖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伴礼為佛叩頭傍坐願有非分之與含妻以義子之女処以正寢隊有識者竊議從未中貴不敬外人何独过礼此人嫉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illegible]三人其中亦以接礼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息定府宰事即曰于太監黃賜　上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器含被逮至錦衣獄遲復絕或疑黨類偽之以滅口其執盖司扇諸言侍見含死皆不

輸情惟子能尤甘心就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賀王越輩恐有所污蠛呵止之節略格詞具揭帖与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処決于能并與如律而諸宦侍止發南京靜軍而已予時佐礼部得其詳於御史郭瑞蓋當推斷者云　同上

○国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删潤乃入梓獨羅倫一策未嘗改竄蓋對策恐天晚半不具稿一筆寫正既擢魁后以言忤旨外調不及改削然其策亦自詳贍初倫會試五策五千余言予取為會元主考劉主靜万循吉各主本經置倫第三予意不滿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余言有爭有識進對　大廷未必如袞然出色者后來如所期一時士夫皆謂予有目力而姚宗伯廷称予曰尹先生狀元榜眼俱出門下予曰春卿之力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

聖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灵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循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曄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曄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璵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无由即潛報汪謂曄東楊少師之曾孫家資鉅万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黄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挌納太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曄家門啟發官校掩捕曄等就韋舍鞫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单擬送多寡當道士宦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黄陳二太監皆与焉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挾黄白曄與侶骨刑具如所謂琵琶者並錦衣極酷之刑无上琵琶遍身

骨節俱離亦許汗下如雨幾死復甦如是三次併對
武選主事仕傑邀令數校徑往兵部捽縛而來拷掠如畢又
令當備數十人圍守仕傑并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
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娌并獲至廠汪略加訊責仍
命押回追搜囊發傾簪抑詈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
徹天過者流涕時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是日司礼太監到
內閣議他事爾因白與當為畢通送金帶一腰即峻斥之不
容入門且輕縱會濫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
旨安慰然同僚刘叔溫又乘此搭排爾亦危矣越三日畢死於
獄中汪召御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礼太監亦畏汪
誑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颺馳往問時勘提官
已械畢父致仕指揮泰等北來英途中輙具本遞奏勘提官
受賄互回俱坐謫戍及至畢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往返所

过鎮張庑識有司賍賊狼藉送迎旁午又搜得暴疾歲賄結
巡撫御史及在京當道濼將揚言面奏聞者必驚魄喪及捺
京英以贓敗戍边籌亦貲逮人痛快之恭坐免于獄人口悉
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帰所外續獲餅至乃致浣衣局項綴

○初汪太監出廠士夫死与往还惟都御史王鉞世昌日往候
之滋久相得一日司馬項忽途遇汪既过始覓追回下輿謝
过汪不為礼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辞色頗厉項亦不之
礼王素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啣項拾摭之甚危甚乃
約諸堂上疏汪过悪尹冢宰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
郎中裴理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别
尹即潜报汪疏入
上怒罷廠命汪回理事設監斯汪泣奏此外臣意实黄賜陳祖
生二人所嫉且中黄以他事遂不容二人見辞出調南京將

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久不得陞陳言湯所行皆公不宜罷汪即奉命仍旧刺事縉亦驟進用汪首項廷訓項頗直俱未有歷寬坐賍罷商閣老見幾求去乃陞少保賜勅給驛而回汪權勢愈熾錦衣指揮千戶吳綬皆求從汪書办綬頗知書汪任之歷指揮掌鎮撫司事言听計從而一時諸大臣皆因越謝汪深自結納乘勢嗾科道詆誹異己許各自陳李都堂賓董司寇方遂皆如請餘未允不決旬薛尚書遠滕兵侍昭程戶侍万里楊鴻臚宣刘寺丞瀚復被劾退廷紳側目而翁世資補薛缺余子俊補項缺御史馮瓘補寺丞缺則以首為鷹犬之故時成化丁酉五月日也是冬汪發南京太監覃

朋嘗乘馬快舡夾販私塩歐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係之經过水陸巡河御史主事以下皆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

朋至京卒以黨援崔元簿事未踰年復回南京內府寫

字黃賜陳祖生俱復太監黃則代聖褒奉 勅守備盖汪有
同家內府李瑆多不法嘗為褒所撻至是譖褒於汪故奪其
權 瑣綴

○宜興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ㄙ設弋箭于道夜群虎過而
箭迹之不獲明日偶見山边古庙一泥鬼腿間其箭宛然縣
尹王ㄙ聞而毀其庙虎遂少又聞揔兵趙輔征廣西多虎尽
出飲溪中一渠魁趙射之虎逃去明日邏卒於古庙見所主
之神被箭已在脇間趙以其神令新其庙較之尹毀庙為當
云 客座新聞

○丁酉三月五日与肖漢文主事同疑舫先生小酌頃岩文云
近見松江錢杏士溥陞天官侍郎回自宅云我平生感左當
之恩為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老今懷璫是近幸实
其力保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我至此皆師父之教爲以轉奉濟

至京懷置燕以前今妾爲請因跪曰与師父置一酒器漸谷曰

當与房下作首飾常〻頂戴太監一座聞者皆絕倒 同上

○憲廟仁愛天縱每接死刑奏雖燕歡輙條然或當食便廢食

或以手指牘謂左右与刑官說少緩之何妨河東郡丞王竹

奏知州徐某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國家今

法臣復何云独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还續夫死固宜

弟其父母老病愈甚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翁

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

乖欲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於

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兩全故与苟免一時之命不

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父母必痛傷以死妾爲

未亡人亦當偕老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焉使妾

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生養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死有以生三人之生此妾死所以不足惜也伏幸聖慈宥夫一死俾得歸全父子之恩却將妾斬首抵罪用章國家大義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聖旨是都饒死罷　野記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粮甚多以其余歳易戰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有缺者力修築之數月完七百余所令边軍受後催門終歳勤苦曾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内帑戰馬之斃於太僕者死有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歳月致令今日之失亦令巡撫者皆不甫加整飭復完前績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余冬

○成化戊戌冬革典寧伯李震爵聞住震初鎮守湖廣累三边功以平荊襄進爵与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太監刺事

將甘心於震適南京後府經歷卜馬蕃窩一金真道人李楷
白術而爲淫其妻妾楷赴京首發即附会震言隱道人私習
誠諱遣人籍建之途遇淫震訴一介武夫荣爵恩仁爵父子
富貴已極更欲何爲此仇家綬所爲也汪悟然以輕信遽發
勢不可已到京下錦衣獄鞫問竟死左驗僅得不死革爵閒
住踰年卜馬蕃老滿于署南京吏部事即考不稱奪職其子
亦以强盗伏誅天網恢々疏不信夫　瑣綴錄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隸副都御史牟俸坐罪充軍初俸
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爲左布政
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邊至遼鉞以今
俸見喜發間言俸過惡汪还遣校尉緝得俸貪暴事跡贓以
万計俸適以議事到官遂逮俸姻家侍讀李士江朝宗俱下
獄拷訊追贓俸備受慘酷行贓指揮吳縉堀被逮所屬守令

港各代輸倖平追時刘对温張言倖以金壺賄万循吉為援
欲同傾之覔死左駱万得免惟朝宗自家趣復赴京倖逆至
九江聡馰並行沿途行司以势将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
調攝是疾日久所屬頗有交通於是朝宗尚恃刘平日稔厚
必与維持殊不知有傾万意覔調廣東塩課提舉而倖文鎮
逺衛軍時任江西僉事陳麒陞副使在雲南亦坐罪黜為民
人謂尒陳二人皆嘗同擠許聰於死今聰之寃始得報云坰
○成化己亥六月調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
奉　命整飭遼東边务時巡抚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事乖
方多被文昇叩制叓易会太監汪直亦來巡边鉞惧見罪乃
戎裝遠迓險道餙廚傳帳鮮備賄訖隨從見汪叩頭狐媚狗
媚无所不至惟文昇与汪无礼奴視其左右　以是咸蓄多言
鉞而詆文昇戍乘間短毁汪还奏文昇致起边釁謂文直進

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与農器交易故屡寇边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協汪稍加慰撫聰深自結納勘报一
如汪言遂下文升於錦衣獄文升言実禁鉄器非農器也竟
坐謫戍士論惜之七年汪敗文升乃宥述尋起復用累迁太
宰少師　同上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声如雷
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紹長興同一夕山崩水漂屋廬人民
畜牧不計数及虎亦死者多十月二十日夜余犯南北斗内
記之客座新聞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文廟以女直種類帰款分置建女直屯憐海　并衛各授指揮
并官所以涣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内藩中国外禦北虜誠以
夷攻夷之上策也歴歳朝貢間有寇边不為大患惟嚴守備

來則遂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剿至是鎮守付都御史陳鉞又誘汪立功固寵巳亦倖進屢張边警妄請出师汪主於内遂命抚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务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余人事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胪演礼入門伏起三校爲一格閗擾攘困乃就擒監禁在衛虜帀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献俘汪将入城諸大臣皆遠迓

上御文華殿以侯俞功陞賞汪加禄米三千余石勇進爵保国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余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仇為詞屢侵边堡擄去男婦俳春火焚文飾以殉也堡屏迹非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瑣綴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糾給事中張海等劾戶部尚
書楊鼎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溥
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斥黜不允鼎初與
劉珝溫極厚后以干託事多不能盡從遂見惡至是鼎知珝
溫等所主乃復求致仕皆見留鼎又求去從之賜
勅給驛以歸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歲僉皂隸四人時溥以
進表詣京聞於途既至
陛見後出吏部尹冢宰同仁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
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當之同仁哂曰諺云女
婿不孝却灸丈母脚跟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哂且溥不
得已亦乞致仕先是遠被劾退至是年春以近侍吳綬等協
力復起叅贊南京守備机务至是聞劾亦馳疏辞有
旨褒留歲暮當道者又欲求缺処知已乃謀於汪復嗾科道重

劾後遂与鄒宗伯當罷
朝廷還回數日不允汪力贊去之乃留劾牘于中傳
旨賜歸惟卿　恩典与鼎同明年上元日
勑至南京改戶部尚書陳俊代遂任遠時与俊等同飲于工部
得馹報不覺失色乖亦愕然　同上
○成化己亥冬陸監察御史王億為湖廣僉使時億見戴縉以
媚汪得歷陞付使不耻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為今日
法可為万世法傳聞四方死矣愚貴賤皆知唾罵之數月吏
部承汪風旨故有是命　同上　阿附二人者皆當肆諸市朝以為發姦臣邀寵獵縉紳之戒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云山約長
四百余丈距金沙江許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
走移　於金沙江中与兩岸云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
江水壅塞逆流渰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

監帯官兵閲諸朝皆云向後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同上

○鳳陽宿州民張存妻王氏孕當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餘忽若委劌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腹脇右開裂一處產下一男身體中有思忠一 近接御史周蕃具 聞于
朝 野記

○永樂間 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娶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隷府軍前衛數至二万有余立千户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实狀兵部奏請疏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兵部余公議欲再為差官點選時該選處適多飢饉耿方郎中刘大夏与子力沮之余公不能奪其議遂寢 菽園記

○成化辛丑歳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加谷関奏乞遣大臣迎按沿途撫軍護送事下兵部礼 詔進貢礼部事兵部不

过行文揆軍護送而巳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裹奏

予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

郊庙不可以為犠牲在　乘輿不可以倫驂服進无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国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却之如或開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听其自至斯尽進貢之礼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国万乘之王而求異物于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后世公覧之恐拂

上意乃咨礼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状只如黄狗便頭大尾長各有鬃耳

同上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鉞錦衣獄先是鉞鎮遼東同汪太監征勦建州虜寇因而侵盜边庫銀兩計数十万私匿俘虜子

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既羅戚家居寡嫂孤姪皆其凌轢[illegible]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金珊瑚諸異品占所得之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上[illegible]然對于官曰金銀實有之但當時分送厶幾千厶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厶巳人厶幾人同時同事厶收幾人厶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軍所遺弃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股顫心寒相与極力營解遂得死事仍放為民　瑣綴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痛漸長如核大皮盡瑩薄珍月兒從此産異執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illegible]徐詢知子毋无恙欲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旨予親見之蓋不誣也　同上

○成化丙午十月予進太子少保尚書兼學士万循吉与劉[illegible]

進少師少傅方今中書寫祝文告家廟予偶見稿止列曾祖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問之則曰先世近從不常遂忘高祖之名故每祭不及予曰先儒酌情制礼止祭四代予尚以為簡不足以尽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神氣相感固未嘗二盡追尊一道号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亦宜乎循古書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献之邦言於礼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略不念及於拙撰可謂孝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同上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韵云朝趍未报晁飛信庭覲先陳繼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憂艱聞為吞言之以為詩讖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受舟多在水中居李

后被酒过河溺死先生□徵伯嘗与春册上題之爰筆留詩

詩云仙子曾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処名□姓白星辰

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藻奇筆精思入幽冥會有取去時

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歟矣其年徵

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前云人間夢筆非死兆地下

修文信有郎盖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讖也 余冬

○成化進士放榜有南昌危騰霄

上曰龍而騰霄是飛龍在天也命更名 野記

○成化末

上病舌澀朝臣讀奏咨旨多以是字而尤兼便鴻臚御施纖請

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為太宗伯時号兩字尚書施京師人体皃豐偉音吐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內子亦京師人皃甚端麗一日

同諸命婦朝
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偶目焉
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対曰妾礼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端視久之顧左右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
人又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同上
○成化末士夫顒望何廷秀代杜欽脩為司寇乃循吉預薦廷
秀為南刑部尚書恐妨欽各耳及儀思想自論所一日詣內
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又以何喬新陞去南京予徐対云初以其所深
暫且陞去今此有缺又可取劉栢之遂曰才到南部如何可
眾予曰取屠滽亦可栢之曰在南未歸予曰昨見題本已復
位南其奚栢之曰年亦淺花之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
位予乃薦彭韶為右侍郎六年春冢宰王宗夫首奉廷秀士

大翁然稱快　瑣綴錄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冊上命用十冊予撰四道刘各撰三道祐之曰尹先生不許过長只照前樣予曰意盡詞止何敢过長明万刘各出冊亦同猶乃自詫窺其情然謂刘曰你昨日言不許过長今乃許長予從容出稿言刘先生之冊比舊本不長亦如此只是先生过听刘先生之言遂你太短請增數語便好既而繕正進呈刘又曰勿依官次只混雜寫進乃取予四冊置二五中而以彼之冊置後蓋恐

憲廟尭后冊出自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冊也

上燕間時輙喜誦念而中有覩渓家尭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二語則尤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厶所作曰朕固知也

同上

○內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揭內封外則可漏封以文淵閣
印方銀鑄玉筋篆大如御史印其本僉官銜則批出科中抄
行其不僉銜止稱臣某則批閣下奉行

憲廟自居同仁父子敢盡臚照近侍之敝凡有進稱臣下之善
者輒斥之曰汝嘗說卯是好今何如以是无一人敢言司礼
大璫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
時在初被擢任感激滿懷而素性又疏思慮无不知顧忌遇
事輒盡言无隱万劉二公嘗私戒約无盡言恐忤
古事不復來予曰不來下問政或愆誤我輩无肯甚表問而不
以正对則是欺罔有媿于古人有孤於委任矣　同上

○成化以前凡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能非納賄与六部相処
自無不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察裁抑下六部自然畏服
惟欲昭權自專遂生仇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

者十八九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万安為內閣首深惡之䓁
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俱劾尹同仁者勿憂无大官傲也然
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寿光刘詡与旻同鄉相厚亦在內
閣位並於安独持正論安雖害旻為詡所梗不得行詡因易
儲事為安所譖閑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自
省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龙于獄令旻致仕逮及旻鄉里故旧
皆降謫外補才望如倪鍾張海輩亦在叛謫之數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罷斥万安䇿諫交章論劾極其
醜詆時刘吉亞安位素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知
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吉令吏部選除
李文祥係难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与安皆蜀人智言安
貪狡固寵老无廉恥刘吉欺下罔上畏无可否天下之小人
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

相繼卒人以比之王問盧熙鄰云
○弘治改元司礼太監懷恩先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还司
礼監与聞朝政恩素知万安謟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
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迹及巡撫云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公
不得肆行奏于
上去万安用王恕早朝退恩詣内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觧其牙
牌安遂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
勅差人起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表時不在一旦男决如此人
心為之痛快后万安卒于羅孫弘璧相繼而死絶嗣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丁進而以尚書掌通
政司事托言神啓有江西人亦必拱用之語以太常歷城尹
公不任江西人物叶謀尽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
泰和尹直入内閣起求新刘敷張濹尚娶黄景二礼部四

人皆當世極称无廉耻者而新建謝一薦之安成刘宣但不保
修郤竟以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吏部物議宣然不
平独竹江何公喬新郤行之介特末哉一夔先卒致省旋亦
誅死直茔相嗣克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夔墓云云是之全不
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録其文于左

皇上御臨廿有三年既久於總攬洞鑒羣情乃赫然渙比絕達
天置一二大臣首召直於南都恭典密务且起致仕都憲刻
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刘絡初
為少宰黄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刚介寡但一且
聯陞輿論翕然称快　並斎録

○初直為翰林侍讀李士一日礼部侍郎員缺歷城尹公素不
满直他有李薦
上皆不允內批以直為之翌日廷遇歷城李务謝之歷城曰公

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而已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司馬〻公爲兵部侍郎被宦官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爲宜請補南京礼部未㡬 寃浸旻直經営并入歷城久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后既与孜省景覺擠嚴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録序末云登名是録者異日有服大僚亦爲斷〻焉休〻焉好思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仰无一貨不效于用云云斯爲有光於科目說或此盯彼眭娟賢忌能且朋比爍黙自底僨僇爲斯文玷亦奚賴焉説者謂此犹指于歷城也既而米山見服直与景芋亦爲臺諫論罷職名至指爲小人之尤一網尽去雖若以訕刺歷城而亦若自嘲云尓 立斎

○祖宗時歳用肯以黄蠟一事言之国初歳用不过三万近景泰天順間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万其余可

似也○震澤長語

○成化中京師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嚙人手足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乱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詢汪直時在錦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学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边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為黑眚之應也 同上

○春秋書木氷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荊公詩木稼嘗聞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茫ヒ尋丈不辨草木玲瓏皆成幡幢宝盖少壯鬚髮盡成皓翁父老云是謂木稼恐應不止達官而已 同上

〇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輙尽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独周惟睿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余去自相抵觸坐作進退所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去暗取否則不去其術盖与王弼略相似不知其殺戮人也後往北京逊攀援得見

上歲辛丑　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二人者徙以无賴二十余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辱民受其擾戕致激变惟江陰諸大家以旧憾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為元宝累二千余錠凡江南書畫玩器道什像典之精絶者掠取殆尽二人者本无所識所任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李諸生

乎抄屡云不中实欲得賂諸生死所出因致罰于挍官時紫
胥門諸生王順輩数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
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将有所加二人者大惧避剔舍中其
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焔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
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过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
巡抚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
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躶其体遍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
以破其術至錦衣衛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
地万姓称快　寓圃雜記

○憲宗紀妃自誕
今上不久而薨妃实姓丁氏江西南昌新建丁家道口人也上
世有子穆先生者重瞳子譜遁法永禾中為王府官奎家當
大辟有支自南昌避难於廣西苗洞中遂娶于彼而其其生

厶厶厶厶生妃匕与表姊李氏同日宮父厶嘗在廣西上詔至途中聞妃薨因恚而死有弟厶养于巨璫麼厶因冒姓今為中官甚不慧不去記其家世成化末御史南昌丁隆亦其族也嘗与中官往来欲白其事因左迁而事寢隆与其鄉人黃太言余聞之太云　同上

○杭州戒壇焚毀　朝命浙江布按兩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湖州吳汝輝加與曹昆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我何方伯曰度得艮万兩則可汝輝曰願一一力當之憲長楊紀宗曰何易若此得无誑邪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必為他人所取何如來承勝事肘兩司官皆在聞之称嘆既而汝輝以十木佀装艮千錠詣献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請同僚共宴復以綵帳親送之帰汝輝亦為遂矣　同上

○胡僧有名法王若国師者　朝廷優礼供給甚盛言官毎及

之蓋西番之俗有叛亂讎殺一時未能遏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銛劍頂經説誓守性惟謹蓋以馭夷之机在此故供給雖云过侵然不煩兵甲芻粮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輙不报此盖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斈其術或有中国人偽承其緒而冒襲其名号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国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ム日人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潜絞殺之凡法王国師死中国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国賜賚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為得宜　菽園雜記

○宋景濂先生以文斈際遇高皇礼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举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敕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州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此葬焉計其費可計白金千兩夫自開国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迁不保墳墓者有矣非国有恩典誰復為經營之先生之沒百余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坰

○朝廷礼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于内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于司曆者當各領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内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冊一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

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内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間多死曆可觀豈但山中死曆寔尽知年而已共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同上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脩大典帰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与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过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无負
国家々々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还債的近来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来到頭全无一些罪过今日
国家无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　国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还債討

債之說固是佛家緒余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无愧、　同上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為兵書日奏疏悉假手冩正官稾具稍加筆削人往々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門坐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䣛不打事之謗一中官請托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冊与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冐功得官职此尤过人者公歿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尔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飾敗去有福者蓋歎之々辭然而若所謂讖云　同上

○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々且盡忽有声如雷盖天鼓也　震澤長語

〇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有恃署名字太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至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談咲大書之風自是稍息或云郎官為王兵侍偉常閱旧簿正統景泰間会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无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与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 勑各与議不知始何时景泰間各边鎮守巡抚官会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揔兵為首今皆首内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营者止称坐营官揔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称謂移文中无之其以揔兵称則近年始及内官汪直用事时边方事皆会兵部与揔兵官議則揔兵之称又出自

御筆矣盖内閣大臣非止恭望而已庙堂謀議非也御史职主

糾察一与会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核使与議殆以箝其口耳　蒔園雜記

○翰林編修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体皃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体皃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盖六科繫近侍官兼主奏对必選皃体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观班行表仪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皃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过人盖出自精選号為得人如姚夔秉盛林聰君旻張寧董是巳以后則專以体皃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过借此以掩人耳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时典選者相継多北人大率多主体皃則其類得以並進多不拘此考核艰嚴則十无一人矣况學識兼偹者必去灼見政治之得失而要有糾弾不若安靜簡默者故不得不

然者塩山王忠肅公名望素重者然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介不足貴矣使為吏部者但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欽選其体皃豊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数試其奏議弾文数篇場屋時文非所宜試每五六人中　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上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辱自是事无大小禁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餂之問故曰不語唖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写竹嘗游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写竹於壁畫竟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孫鳳或云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孫也孫不成不如好衣服擺擺过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寺咲談固言路之不幸也亦非国之幸也　同上

○成化間海南貢士陳憲章經明行脩隱居不仕有司嘗薦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屬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云擇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无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何如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献章不能答未久辞歸献章与弼門人也　同上

○吏部尚書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揭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著上章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之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蓋以待之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举時却先掌科掌道官若本部屬亦先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者却不与此其病也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孟暘奉使山西回見代州等処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蒙

俞允及咨吏部乃竟寢而不行後容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

内以次陞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陞欲越次他陞又恐

撓沮故巳之即此事在

祖宗時必誅先赦此古之為人臣者所以安愈高而身愈卑功

愈大而心愈小故能保其富貴而免敗也覬覦京職者不久

果陞大理丞後坐其黨謫外任　同上

附録

○成化間　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于庫中檢旧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詈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大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万軍民死者亦有万計縱得珍寶於　国家何益此一時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旧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

當屬公矣後刘公果至兵部尚書　郊外農談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修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　皆世史官故通知世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㠯来人君不復与臣下接事亦无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礼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総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総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　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尽公後世将何所取信乎　同上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　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実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怀恩傳　旨詰責甚

厉公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拟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数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拉自收捕諸近易渠敢拉自損易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怀恩聞之上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厰公後致仕帰比刘文安公見其子孫多矣乃嘆曰公与公同處若干年来曾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实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近代名臣録

○僉都御史齐公明化間乞終养帰貴溪山築早間亭逍遥其中　詔起捕閩賊賦承　詔書早間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虚了湛三灵之句特卒題絶句云帰去来兮帰去来一声長嘯出瑶臺誠明本是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对語云平生无一事斯天今日送百骸帰地當号五宜居士盖其初乞帰

號稱死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死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戮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再宜退其號五宜以此　同上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　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帘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同上

○秦藩殺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皆下嘉歎良久詔什公係且賜鉅萬　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礼以見公独与抗礼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

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汪否汪独稱公廉能　上以疏示汪汪叩頭伏
罪稱公矣不置　上釋之　同上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
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
然后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
而我自我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
同上

孤樹裒談卷之八終